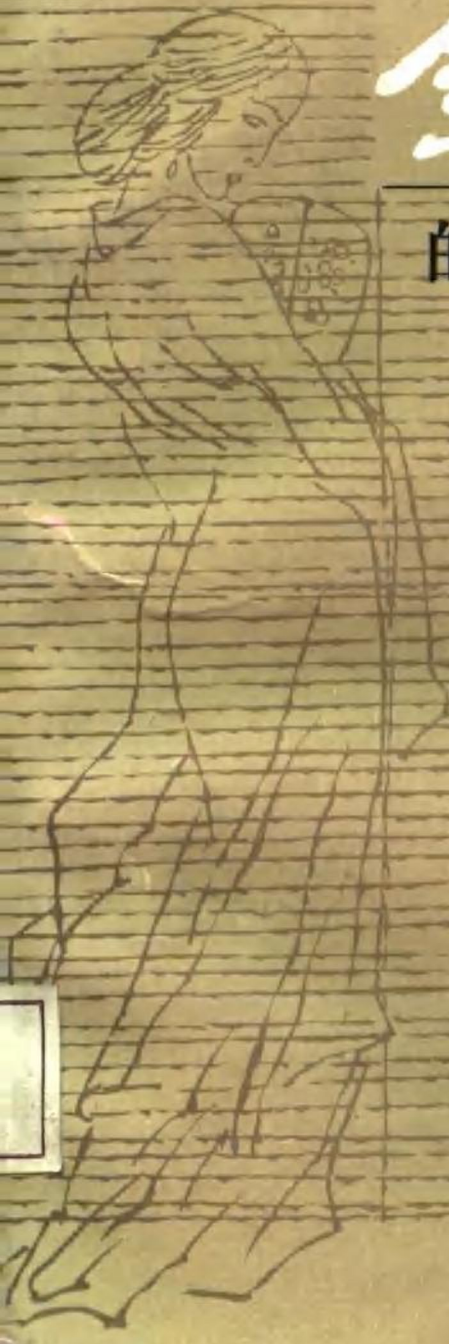


# 金瓶梅

的思想和艺术

吴红 胡邦炜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刘仁清

封面设计：戴 卫

397

**金瓶梅的艺术和思想** 吴 红 胡邦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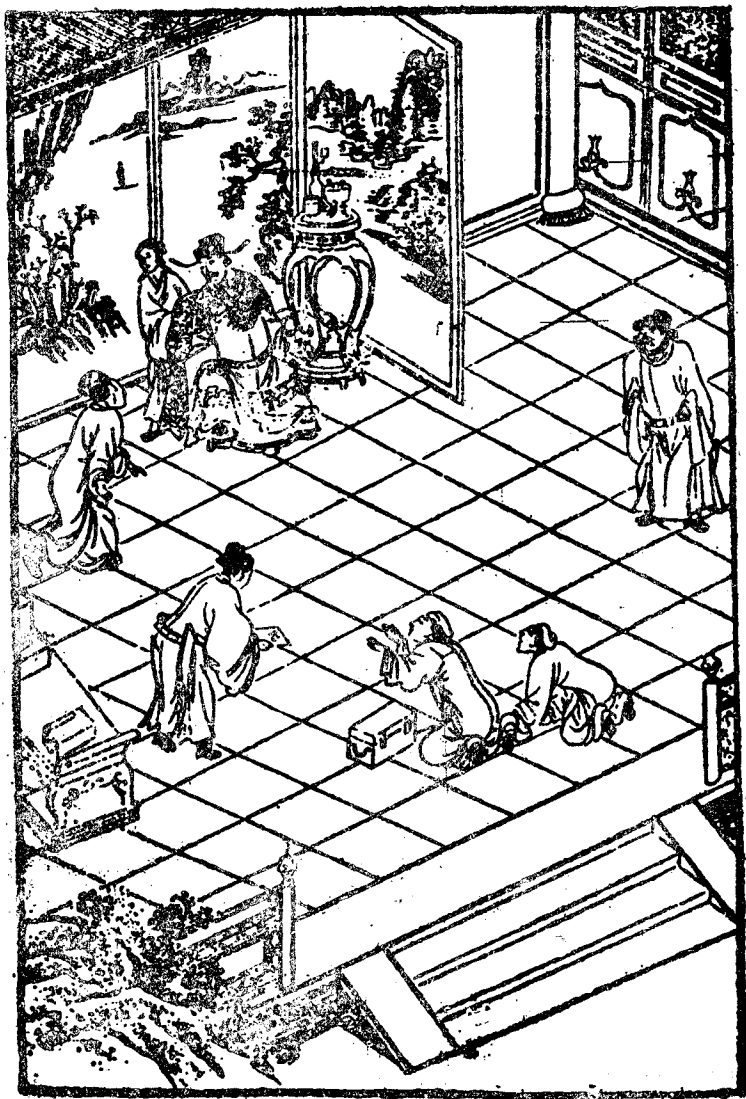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875 插页3 字数298千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690册

书号：10329·36 定价：2.92元  
ISBN7—80523—026—9/1·8

俏潘娘帘下勾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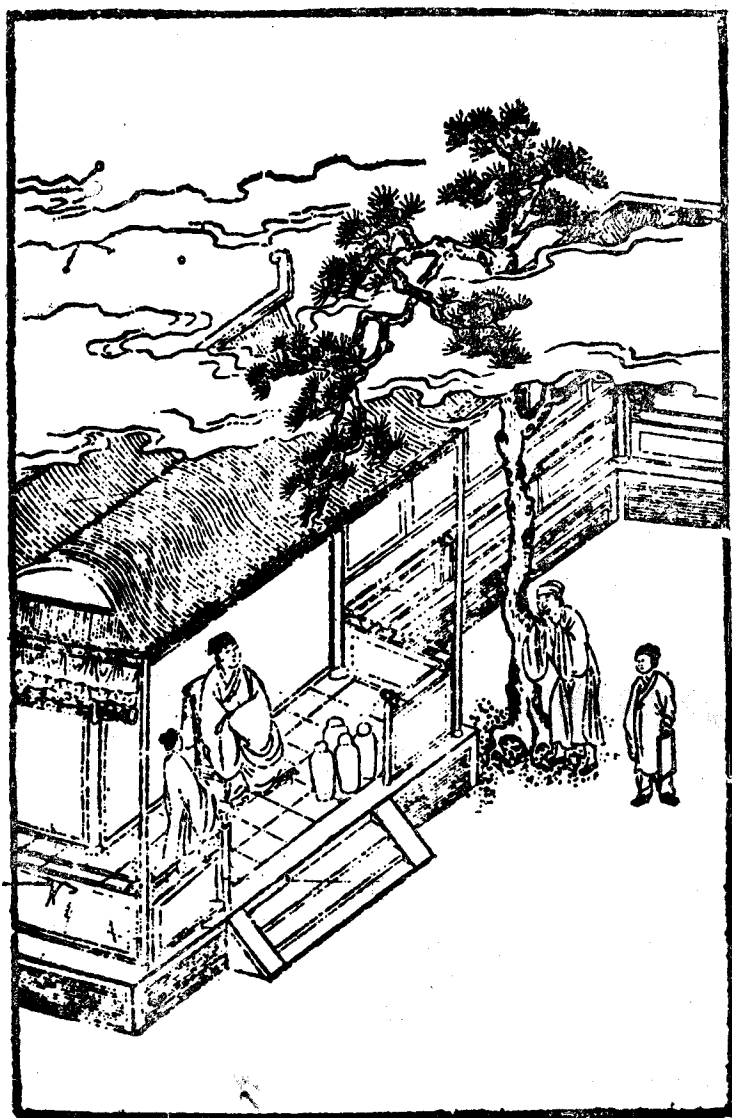




来保上东京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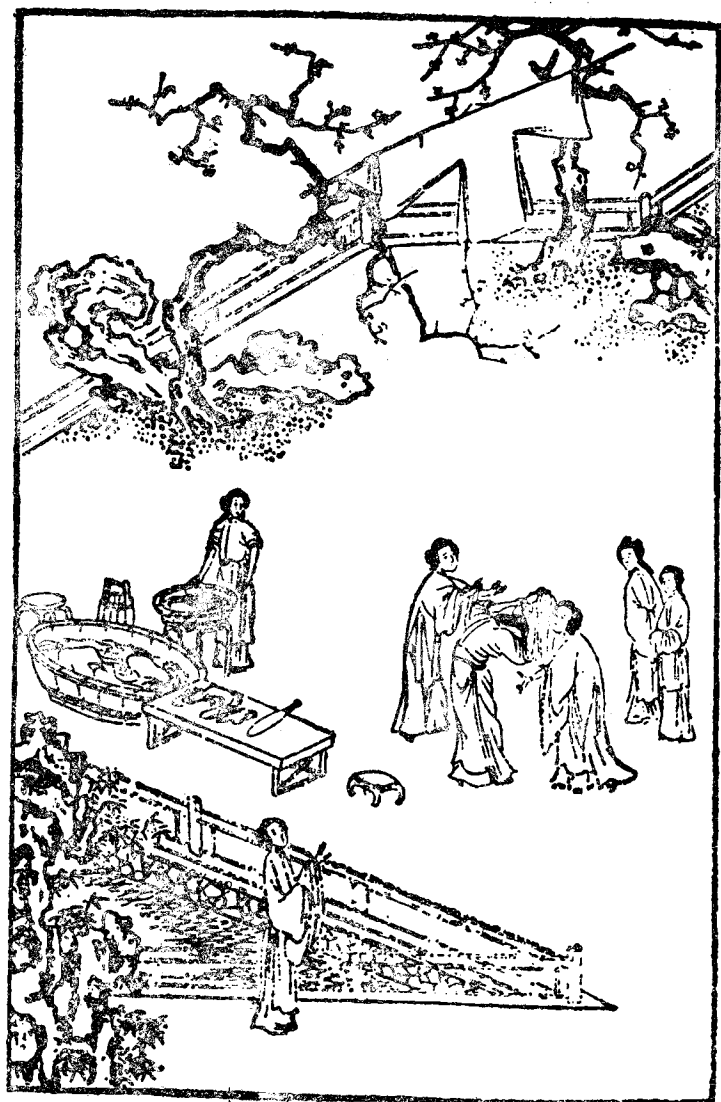
温家华门前放烟火



西门庆受脏枉法



西门庆立缎铺开张



潘金蓮打如意兒



# 序

一九八三年四月，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会上与吴红、胡邦炜二君接触。发现他们虽然年轻，但治学勤谨，博涉群书，而又多思，几度晤言，遂成忘年交，从此往返论文，商量治学，蜀西燕北，千里如面也。

去年，他们合集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一书，学界反响甚佳，他们的进步，我是十分高兴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蜀中治古代小说戏曲者甚少，元明清段之教学在蜀中高校亦属弱项。两君之文集问世，殆将为弥补这一缺憾迈出一步矣。

更为难能可贵者，他们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再接再厉，奋力拼搏，仅以一年多的时间，又写成这部关于《金瓶梅》的学术专著，勤奋刻苦精神，殊令人感动！

吴君素长文学评论，胡君亦好新文学，以此治古小说，又自是一种眼光，一番境界。所撰《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洋洋二十余万言，涉及该书的思想、艺术、人物、时代氛围、文化

源流、当世人之生活与文化心理，以及其作者、版本、成书过程等诸多方面，是目前国内研究《金瓶梅》最为完整详备之著述。作者用力之勤、思考之深、论证之精当独到，均有书在此，读者自可作出正确的判别，无须我在此赘言。我只想指出该书中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

一、作者认为《金瓶梅词话》不是一部文人独创之书，而是一部“世代累积型”作品。此说虽非首倡，但他们认为该书系由三个部份组成，与此书有关的作者具明代市民思想意识，熟谙市民生活之论，则更具合理性，更接近此书实际情形。

二、作者一反旧说，通过悉心考证，认定万历丁巳本就是《金瓶梅》的第一个刻本，亦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是一个值得学界充分重视的结论。对进一步研究该书之版本及其成书过程，当大有裨益。

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作者大胆提出冯梦龙氏就是《金瓶梅词话》之最后整理写定者的结论。当然，要求得充分的证明，还须进一步的证据，但对这个长期令学界孜孜探索、争论的问题，不啻又开一新生面。此论确有其合理因素在，所以即使又被推倒，相信对于促进该问题的解决，会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该书对于《金瓶梅词话》中大量涉及的明代社会风习及世态人情，均有细致、深入、擘肌切理的研讨。其中对有关明代宗教问题的分析，更是慧心独具，多所发见。有明一代，佛、道两教都极盛行，然而互相争斗，此消彼长，贯串始终，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之独特现象。以往治学者，虽亦提及，但大都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两君对此，上下探索，纵横比较，详加阐发，终于有成，颇足引人联想翩翩也。

五、书中对《金瓶梅词话》思想、艺术论述，尤富新

见。历来学者多视《金瓶梅》为暴露黑暗之书，然此书作者更从中窥见传达了明代中国社会发展新消息；论人物不以固定模式，乃从生活、艺术具体情形出发，析其性格，剖其心曲，示其命运；论结构，能顾及作者创作思想、小说内容，而不单单以形式技巧目之，非一般泛泛之论。

上述所举，仅其一隅。总之，中国古典小说乃中国文化遗产瑰宝，积数十年重视、研究，乃有长足发展，目前已为中、外学人瞩目。吴、胡二君此书出版，对于《金瓶梅》一书研究工作的深入，乃至对于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之深入，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值得重视，是为之序。

江津 王利器

一九八六年于北京

## 小 序(代卷头语)

《金瓶梅》是一部值得研究而又较难研究的小说。

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在中国长篇小说艺术现象中，《金瓶梅》标志着四个“开创”。第一，它开创了文人不依赖传统题材和民间累代集体创作而自出心裁撰述小说的纪元。虽然，近人仍有因这部小说用“词话”这一传统名称，罗织了大量前代和当时的话本、杂剧、词曲、山歌等民间艺人的材料，并且夹杂着说话人的口气，从而持《金瓶梅》也系世代累积而成的民间集体创作的推断；但采用一个旧名称和夹有说话人的口气，正可视为初期文人创作中的摹拟习气。“词话”和“乐府”、“演义”、“弹词”等名称一样，并不能作为民间集体创作或文人创作的区别；《金瓶梅》的作者连自己的真名实姓都不愿（不敢）留下，用“词话”这一带有民间标记的名称，未始不是故作狡狴之举。至于说话人口气，则“话说”、“且表”、“话分两头”之类的习语，连《儒林外史》、《红楼梦》以至晚清的小说中尚且不能脱尽，更不足以为断定《金瓶梅》非文人创作的依据。广采前代的话本故事，直接袭用当时

民间说唱材料，适足以证明文人汇集编织之功；民间集体创作，反而是较少可能大段大段利用众所周知的材料的。因此，说《金瓶梅》是累代集体创作还缺乏足够的论据。

第二，《金瓶梅》开创了长篇小说以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新路子。中国短篇小说从唐人传奇起，其主流是描绘当时的现实的。宋元话本和明人的拟话本的佳篇，也大都以现实生活为题材。但长篇小说则因从“讲史”一科肇源，一向只从历史取材；《金瓶梅》虽假宋代故事，但只是一个幌子，有如《儒林外史》寓清代的现实而假名于明代一样。同时，它的取《水浒传》故事的一节作因由来生发，也正是文人初期创作未能脱尽传统长篇小说的影响之故。它展开的是明代中晚期的生活图景，这是前于它的长篇小说所不曾有过的。

第三，《金瓶梅》开创了长篇小说以一个家族的生活为轴心、并且在情节开展中地区大致集中在一个小城市中的格局。这和《三国》、《水浒》、《西游》等小说的涉及广大的生活面和游动不定的地域大异其趣。视角的集中也带来了小说结构上的特点，并为表现上更深入细致提供了条件。举一个小例子：《金瓶梅》里人物对话之多，就是前此的小说所未有过的。

第四，《金瓶梅》开创了长篇小说影射现实、讥弹时事的先例。短篇小说如唐人传奇的《补江总白猿传》、《周秦行纪》等早已有影射实事作政治斗争手段的例子，但长篇小说却自《金瓶梅》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说法是否可靠可以研究，但仅此一说也就开了后来文人以小说作讥弹手段的门路。此风直至晚清的谴责小说而未衰。

以上四个“开创”，对后来长篇小说影响之巨大，都是无烦论证的。这决定了《金瓶梅》在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而已有的研究工作和小说的重要性还远远不能相称。

之所以较难研究，是因为这部小说设下了两道先天性的难关。第一，因为《金瓶梅》有大量淫秽描写，作者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姓名和创作动机，逼使研究者长期只能在基础研究的范围里兜圈子，而在基础研究尚难有满意的成就时，从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进行研究的工作不免要受到限制或心里不大有底。例如，作者究竟是谁，从明清人的笔记和其他资料起，到现在已提出了近十个候选人。最早提出的王世贞说虽然多次遭到否定，但迄今仍有部分人相信；此外，薛应旗说，李开先说，赵南星说，汤显祖说，屠隆说，贾三近说等等，研究者各执一词，聚讼不休。小说创作的年代是嘉靖抑是万历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的兰陵客系山东峄县还是江苏武进，以至语言和所描写的地区的归属，都不乏争论。人们的兴趣自然，而且不能不集中在基础研究上，希望在基础研究中的障碍基本被清除以后再进入艺术研究的领域，这也是人情之所常。

第二，因为《金瓶梅》是一部“淫书”、“禁书”，过去能读到的人就范围不广，现今能读到全书的人也只限于专家和研究者的小圈子里。初看来，这现象并不妨碍研究，其实不然。文学艺术的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不少信息必须从欣赏者的感受中得来，也即是说，艺术效果要从欣赏者的一面取得印证。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是具有交流性的社会精神现象，阅读范围的限制使研究者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精神活动的反馈，他的研究成果也不能获得专家范围以外的公众的验证，更谈不上研究中的智慧启发上的限制。这对于展开作品的艺术研究是很不利的。这也是迄今对《金瓶梅》的系统的艺术研究不易展开的原因。

因此，向小说的文学性研究的方面跨出的那怕一小步，都是值得珍视的。要从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评价这部小说，而且

说得对头，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怎样从正面和反面去解释清楚小说中盈篇累牍的色情描写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涉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涉及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涉及反理学及其清教式的个性禁锢，涉及小说作者的情操和如何在自我节制中失调，以及涉及横向足以贯通当时社会脉搏、纵向足以串通历史意识的潜流的诸多问题。至于小说对当时社会的揭露和所达到的美学成就，这些重要问题，合于分寸的分析工作，也都是还没有人认真、系统地做过；即使做了一点，也是零星的，大而化之的。严格说来，对《金瓶梅》的文学分析还刚起步，应该承认这工作有很大的难度。

还在前几年，吴红、胡邦炜同志告诉我，他们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对《金瓶梅》也发生了研究兴趣。去年他们出版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思考》一书，今年果然把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写出来了。他们说只是一些感想，实际正是一本系统深入研究《金瓶梅》的专书，谈版本、作者，谈时代背景和思想倾向，分析人物，探讨艺术结构和表现技巧……考据严谨，思路开阔，研究的方法和提出的见解，都突破旧有的观念，而使人耳目一新，令我惊奇而又高兴。

这是目前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金瓶梅》、特别是对《金瓶梅》作文学分析的书。人们早就盼望这样一本以认真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谈《金瓶梅》的书了。它一定会受到广泛注意，也会引起争议，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的学术研究，太需要有争论了，争论才能搞活，有活水，理论之树才能长青。

感谢二位的辛勤工作，值此他们的研究成果问世，我愿为之摇旗呐喊。

何满子

1986年8月于上海

白日消磨肠断句  
世间只有情难诉

——摘自汤显祖《牡丹亭》

---



# 目 录

序.....	王利器 ( 1 )
小序.....	何满子 ( 1 )
一 时代土壤、思想潮流与《金瓶梅》.....	( 1 )
二 《金瓶梅》的版本情况与作者之谜.....	( 17 )
1. 版本情况 .....	( 17 )
2. 作者之谜 .....	( 24 )
三 明中叶城市社会的众生相 (人物论) .....	( 63 )
1. 西门庆：商场、官场和情场.....	( 64 )
2. 潘金莲：一个泼辣而可悲的女人 .....	( 76 )
3. 李瓶儿：软弱的追求者 .....	( 88 )
4. 宋惠莲与庞春梅：两个女奴隶的不同命运 .....	( 94 )
5. 应伯爵：明代商业城市下层知识分子的末路.....	( 104 )
四 金钱物欲横流的社会风习画.....	( 116 )
1. 繁荣的经济，腐朽的上层 .....	( 117 )
2. 金钱物欲横流，道德堤防崩溃 .....	( 129 )